

钱眼识人

跨越时光的妈妈们

今年夏天，演员陈冲会出一本新书，书名很有意思叫《猫鱼》。这是老派的上海人才知道的词，是在当代上海几乎消逝的事物，在市场上被出售专门供猫吃的小鱼儿。选择它做书名，可想而知书中的内容选择了“回望”的姿态。新书是陈冲连载于《上海文学》的专栏集结成册，在出版社新书预告中，它被描述为“从上海童年到异国打拼，一段段人生旅程，是兼具激情与柔情的私语。”封面已经曝光，是1988年的炎夏，27岁的她戴着Celine头巾骑行在上海街头，新加坡摄影师Russel Wong定格了这一幕，时代的气息与佳人的风采完美融合，扑面而来，吊高了读者们的期待。陈冲是在《繁花》作者金宇澄先生的建议下执笔，在华语电影世界里与林青霞构成“唯二”阅历深、文笔美、情感细、视角独的女性书写者。

我看过其中几篇文章，她讲述到自己的母亲患癌症，自己与哥哥轮流回上海陪伴，因为客观的原因，陈冲需要在酒店房间里独处，前前后后经历几次，但也因为这样的机会，她被从演员和明星的身份剥离，成为一个孤独的女人和女儿，思绪天马行空，独

来独往，还原到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”的创作状态，成本极低，不用兴师动众，动笔即可。她写母亲讲述的祖辈、长辈往事；上海平江路老房子的光阴，两代女人共同拥有过的时光机密。对于一个有丰富表达能力和需求的创作者来说，形式不会构成障碍。庆幸的是她不仅可以依靠表演、编剧、导戏，还能通过文字，在她眼里，这些都是她个人可以掌控的表达和叙事。

除了新书，陈冲最近的动作也不少，比如华裔导演王湘圣的《弟弟》，被媒体简单概括为“湾区虎妈”的故事，它在中国香港电影展、北京电影节上都有过放映，现场观众共鸣强烈，除了片中少年青春期成长困惑的部分，就是陈冲饰演的妈妈，一个因为家庭放弃艺术天赋的女性，片尾她与自己的孩子有一场平静下情绪汹涌的对话，妈妈讲述“被动的命运”，如果不是因为结婚、生孩子，她或许已经在纽约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开了画展；但是她又从容、勇敢地接受了现实，孩子的成长是自己最好的“作品”。片中有句台词，说弟弟长大了就可能成为李安这样的导演，拿奖去感谢妈妈。巧的是，陈冲正好在拍摄新版《喜宴》，

出演烦心的妈妈，蝴蝶效应见证了光影交织的眩晕。

陈冲还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作为导演的新计划，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美丽传奇——广西柳州退休的覃医生在儿子的鼓励下最终成为2024年巴黎时装周T台上风姿绰约的模特，七旬的她收获了惊叹、赞美与尊重。同为女性、母亲的陈冲更加关注到的细节是，覃医生的儿子名为“未来”，她凭借艺术家的敏感，将会在未来的创作中去采访这对母子的内心世界：她是不是拥有比常人更富饶的梦想和渴望？如此脚踏实地的平凡人和突如其来名声如何和解？

写妈妈、演妈妈、拍妈妈，自己也是妈妈。陈冲就像身处一个妈妈为主的平行宇宙里，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是遗憾和单调的，这有来自年龄和社会环境的无奈，但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，没有一种妈妈是重复的。跟陈冲合作过的导演姜文曾在采访中说，从来就没有见过所谓标准的妈妈。因而，妈妈们即女人们，甚至就是人类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就是面对浩瀚与无穷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对焦虑的另一种理解

曾经口碑封神的《头脑特工队》，时隔多年之后终于推出续篇：这一次，小女孩茉莉走进青春期，五味杂陈的情绪拥挤在一起，再次开启了一次头脑大爆炸。

最直观的感受，在于皮克斯依然有一种闪闪发光的魔法。故事说的是青春期，治愈的却是不分年龄的普通人。片中，茉莉突然发现昔日伙伴不能和自己上同一所高中，明星冰球队的选拔又极其紧张，心情犹如台风过境。对未来的恐惧，对自己的怀疑，对偶像的向往，意料之外的情况混杂在一起，让她时而浑身带刺，时而宕机卡壳，时而不顾一切地语出伤人……

熟悉吗？复杂的情绪、不知所措的自己，是长大后的我们同样常常遇见的。而跟着极具想象力的镜头，我们能找到这些混乱的根源。一方面，面对新环境、新朋友、新评价，人是如此容易迷失；另一方面，对青春期的茉莉来说，新的情绪小人——焦焦、慕慕、丧丧、尬尬横空出世，焦焦甚至强势占领大脑，一场驱逐与被驱逐的风暴随之爆发。

片中尤其精彩的一场戏，是乐乐、忧忧等原有情绪被赶出大脑控制室后，几经周折进入了茉莉大脑里的“想象乐园”。在那里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因为过于在意他人的目光，害怕茉莉无法在训练营脱颖而出，焦焦命令乐园里的画师们不断绘制各种有关失败的可怕想象，以此驱动茉莉熬夜训练，不顾团队合作，疯狂自我表现。仔细想来，这种用挫伤自信实现控制的“管理模式”何止发生在青春期，大部分混迹职场的打工仔或许会心苦笑。

当然，更突出“焦虑”的故事主线，也间接造成外界对《头脑特工队2》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：一方认为影片偷懒，从焦虑过度，到险些精神崩溃，再到重塑自我，茉莉的变化显然过于简单粗暴，完全不足以概括青春期的五味杂陈。另一方则认为，影片敢于挑战“接纳焦虑”这个大众早有共鸣的概念，还为焦虑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溫柔的思考角度——人之所以会焦虑，是因为爱着自己。焦焦的本意，从来不是成为大脑里独断专行的“反派”，而是为了保护茉莉、趋利避害，直到逐渐敏感、迷失，干脆把对茉莉的爱变成了苛刻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《头脑特工队2》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如果非要和珠玉在前的第一部相比，你可能会觉得遗憾、失落，觉得电影想讲的故事和道理并不新鲜。但如果放下这种比较——就像茉莉和她的情绪小人放下了对他人眼光的执迷——《头脑特工队2》依然会带来一些抚慰和提醒：每一次情绪起伏都有雨过天晴的可能，想通了，放下了，一个更多面而立体的自我又在闪闪发光。

曹原狄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亦舒的故事悄悄地在改变

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刚刚播完，社交媒体上，忽然又出现若干海报，都是即将播出的，或者正在拍摄中的，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包括《独身女人》《开到荼蘼》《她比烟花寂寞》《胭脂》《吃南瓜的人》《嘘》，等等。一个亦舒影视时代，居然在她成名将近五十年后，姗姗而来了。

不过，这些亦舒电视剧，多数是亦舒早期和中期的小说，真正改编起来，其实难度不小。通过已经播出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《流金岁月》《承欢记》《玫瑰的故事》来看，剧和原著之间，差别非常大，基本就是借助原著的设定，淡淡取了个味，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，都有大幅度的变化，更不要说时代背景和地理氛围了。

毕竟，亦舒是在六十年代开始写作的，七十年代已经成名，八九十年代，是她的盛世。她的小说，基本以这些年代为背景，写尽这些年代的喜怒哀乐，荣辱生死，当然，也以这些年代的价值观，作为故事的底色。尽管亦舒的很多观念，超前于她所在的年代，在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，但她所在的年代有个优点，就是非常包容，非常愿意接纳，也非常有弹性。她写了什么不重要，她可以这么写才是重点。

这些小说，及其携带的价值观，放到今天来看，就和这个年代格格不入了。尤其是早期的那些作品，那种戏剧性，那种传奇感，以及主人公的无所顾忌，戏世玩世，都不是现在这个时代能容纳和接受的。比如《她比

烟花寂寞》，主人公是明星，这一点，就已经让观众不爽，更何况，她的落落寡合，更是这个班味十足，处处要求协作忍耐的商业时代，不能理解也不可能接纳的。制作方之所以选择早期作品作为改编对象，是因为这些故事更具知名度，在七零八零后观众心目中，有巨大影响力，大幅改造，反而引起极大好奇心。

亦舒小说里，真正适合改编，改编之后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的，是她近年来的作品。早期的亦舒，偏重书写女性的情感经历，后期的亦舒，却写了大量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小说，涉及到艾滋病、整容、盗窃、走私、家暴，乃至科技进步对生活的影响等题材，这批小说不重文采，更多情节干货，并且常常以个人遭遇为切口，来折射社会问题，切口小，视角广阔，价值观更接近当代人，更适合影视化。

比如她的小说《爱情慢慢杀死你》。故事主人公是来自富有家庭的朱礼子，她加入一间名叫《光明晨报》的报社，担任特稿记者。她受到在警局担任心理医生的姐姐朱礼采影响，选择了家暴事件作为自己的报道方向，并撰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稿件，逐渐成为报社的明星记者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她得以深度参与警方和公益组织的有关活动，协助处理了许多家暴事件。但她自己，却渐渐走进一桩阴云密布的婚姻。

这部小说以家暴为主题，却比普通的家暴题材更进一步，探讨了女性在暴力环境中的身心扭曲。受害者逐渐失常，开始有了攻击性，险

些变为害人者的大逆转，是同类文艺作品中没有的。小说里设置的几条副线，例如女主人公母亲的遭遇，养母和养父的感情起伏，也使得故事线索更丰富，具备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。

而且，小说虽然以家暴为主题，场景却并不阴暗沉重，甚至有许多时尚话题掺杂其中。作为一个有文字洁癖的女性，亦舒在写作时，很巧妙地避开了暴力场面，她只给出暴力的结果，或者暴力准备阶段的恐慌，避免了血腥暴力场面。而且，她写出的，是另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暴力，书中人物曾有这样一段对话：“他在言语上可有不尊重你？譬如说你肥胖、愚蠢、不够资格？可有动手打你推你，不一定要造成伤害，可有掌掴你，扯你头发？这些，都是虐待，有时只是一个轻蔑眼神，有时，你做什么他都采取相反意见，藉此诋毁你，贬低你，他可以做得十分含蓄，但，这也是虐待。”小说里对暴力的这种理解，也和以往鲜血淋漓的暴力设定有区别，更现实，也更普遍，颇具启示性，提升了人们对家暴的认识和理解，这种启示性，可以作为宣传点来使用。

当然，是不是选择这些小说来改编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通过亦舒小说题材、趣味和价值观的变迁，以及改编时的变动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，这些变化，又是怎样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对影视剧的期待和观感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可怕的不是融梗

今年的院线电影《末路狂花钱》带有明显的开心麻花烙印，故事创意又让人似曾相识：贾冰饰演的男一号贾有为被误诊罹患绝症，生命被宣判仅剩十天，小沈阳那句金句即将应验：“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——人死了，钱没花掉”，贾有为为手上那百万现金不花也得花，于是开始了一场与小沈阳等死党们的末路狂欢之旅。

关于影片是否“融梗”的质疑时有出现，这有些难评。在新近出版的《张艺谋访谈录》里，张艺谋就讲过类似困扰：筹备《英雄》时，《卧虎藏龙》横空出世；改《金陵十三钗》的剧本时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上映；原本设计克里斯蒂安·贝尔演一位殡葬师，结果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出来了……老谋子一边抱怨“实在是太扫兴了”，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：天下故事一大抄，就看你说得怎么样了。

与《末路狂花钱》有着相似故事设定的电影不要太多，最有名的是华人导演王颖2006

年的作品《最后的假期》，讲奎恩·拉提法饰演的黑人女子被误诊患有绝症，于是揪了上司桌子，甩头辞职而去，今天的打工仔看了这一幕很是解气。女主角拿着所有积蓄踏上圆梦之旅，沿途收获人间善意，也与暗恋的男子终成眷属。还有法国电影《余生三十天》、吴镇宇2015年主演的电影《土豪520》，都是这一路数，当然，这些电影也可被视为“遗愿清单”这一类型的分支，把人物放诸生命倒计时的绝境，把处理财富遗产提上议事日程，逼迫他们不得不思索生死、价值、幸福等终极问题，也让观众反观自己，假如这一天真的降临，又该如何唱出属于自己的那首《一生何求》。

《最后的假期》的弹幕里多是感动、疗愈、笑中带泪这类评价，因为讲出了一个沉默了大半生的普通人突然爆发的高光时刻。女主角拥有一个剪贴本，被称为“梦想之书”，她尽可能完成清单上的每项目标，不留遗憾，其自信、乐观、善良，也让这个人物的能量影响

到她能辐射到的所有人，连反派也被其光辉感召。《末路狂花钱》的改造，让贾冰的角色成了一个东北好人，好为大哥，却又极抠搜。不过濒死之际想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兄弟，他要帮兄弟们圆梦，这固然让人敬佩，但也让观众不无怀疑，你自己那本账都还没整明白呢，过江的泥菩萨哪有余力普度众生。

影片又像是韩片《阳光姐妹淘》的男人版，作为小团体的那个灵魂人物，借着一个小事先张扬的病危的理由，聚集一众死党重新杀回世界。可是又少了对于他们青春时代的细致刻画，使得那场友谊就是一出场就拜把子的一场仪式，到了成年后，我为兄弟，兄弟为我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说起来容易，总是少了扎实的情感基底，仿佛兄弟二字不容置疑，不需解释。也可见融梗并不可怕，忌讳的是拼贴，各样桥段为我所用，如何共治一炉才考验真本事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